



三驾马车丛书

年前年后

何申 著



90164129

年前年后

何
申
著



I247.7

1431

SBT70/03

序

郑法清

俊石、兆林同志找到我，建议为何申、谈歌、关仁山三位河北省的青年作家分别出版一本小说集，同时组成一套小丛书，名曰“三驾马车”丛书。我听过之后，欣然同意。

其所以同意而且欣然，主要是因为这三位作家目前创作十分活跃，他们的不少作品已经引起评论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既可以满足文学爱好者们集中欣赏的要求，也可以为关心这三位作家的学术界人士系统分析其近期作品提供些方便。同时，百花文艺出版社向有为青年作家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或散文集的传统，编辑出版这类图书，又是大家乐于一为的事情。既然如此，这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而且使人欣慰的事情了。

将何申、谈歌、关仁山三位青年作家称作“三驾马车”，始出于何时、何地、何人之口，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前些时《文艺

报》在报道这三位作家作品讨论会的情况时，那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用的就是这个称呼。我想这雅号得来，大概也是和古人一样，不过是观其初度，赠其嘉名而已。常常是在叙读或讨论之中，由于某一特殊的契机引发出某一位朋友的某种特殊的联想，于是脱口而出，于是得到认同，于是一片喝彩，于是广为流传。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与实际或许相去甚远的。然而，无论如何，现今一提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大家便自然想起何申，想起谈歌，想起关仁山。这已既成为一种事实。我倒觉得这“三驾马车”的提法很新鲜，很别致，很俏皮，也很生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创作上的成就。将来的河北大地，也许会出现一个文学流派，就是“三驾马车派”。果然如此，我们这套小小的丛书，岂不就是“三驾马车文学”的发端？那意义，可就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创作与出版了。如此看来，这书不但要出，而且要出得十分认真，十分漂亮，因为这看似平常的事情，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就是对三位青年作家的期待与对未来文学的展望。

对于“三驾马车”的三位执鞭人，我应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三个人，三种性格。谈歌质朴平易，热情爽朗，口齿虽然不甚伶俐但却十分健谈。与友人闲叙，语多善意的讥讽和美妙的戏谑，在他身上是看不到一点一滴知识分子的矜傲的。与之相比，关仁山多少显得含蓄了一点。在众人面前，他话语不多，似乎总是在静静地辨析和吸收别人的思想。然而，遇到谈歌这样的朋友，他却常常是在微笑着承受其“嘲弄”之后，乘其不备，报之以巧妙的激刺，显示出一种机智与狡黠。旁观谈、关二人

说笑时的论辩，恰似欣赏一场有趣的乒乓球赛，一个是近台快攻，一个是远距离防守。而何申似乎又有些不同，他显得较为老成，比谈、关多一点持重与端庄，也更注意言谈分寸。换句话说，他更注意“度”的把握。

这三位作家显然性格各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同样都有一种极为严肃的创作态度。他们似乎在不约而同地闯荡着一条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新路。他们很看重生活，绝不把自己关在四角的天地里去主观臆造和随意组结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故事；他们很关心时代，从不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去搞那些无谓的自我情绪的宣泄；他们心中不忘人民，笔下所写，全是老百姓关心的人和事，字里行间流动着老百姓的思想和感情；他们很有社会责任感，敢于直面人生，大胆触及矛盾，对于真善美的事物，他们热情讴歌，对于假恶丑的东西，他们无情地鞭挞，并在讴歌与鞭挞之中呼唤着人类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与新时期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在当前有些人热衷于情爱性爱的渲染，迷恋文字游戏，甚或以隐私或秘闻去换取钞票的时候，他们选择这样一条积极的、向上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三驾马车”的执鞭者们无疑都是跨世纪的作家，也是很有希望的作家。他们近期发表的作品，已经充分显示出生活的积蓄与创作的爆发力。但是，作为青年作家，他们虽然具有聪敏、泼辣、朝气蓬勃，善于及时地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等优良之处，但是与文坛上久负盛名的前辈作家相比，毕竟还有阅历和修养等方面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对生活的观察与反映上

还有一些需要在创作实践中进一步探讨、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他们很看重生活,很珍视生活,笔下一个人物甚或一个细节也绝不脱离生活去主观臆造,因此,他们写出的一人一事,都散发着生活的气息。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似乎又局限于一隅,缺乏对生活全景的鸟瞰与对各类生活现象的深入剖析,因而在对时代生活本质的把握上好像还应做出较大的努力。在艺术表现上,他们抓住了当前生活节奏加快,读者阅读心理与阅读习惯发生明显变化的特点,一改过去小说创作中工笔绘画式写法,采用粗笔重墨写意的方式,快速推动情节的发展和矛盾的演进,阅读起来确感笔墨酣畅,痛快淋漓,然而与之俱来的遗憾却是稍感文笔粗疏。如何使读者既不感到冗繁和沉闷,又不感到疏于描写,这似乎又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求的问题。

近几年,由于冗务缠身,读书甚少,对于小说与小说理论的研究尤感不足。上述得失之谈,近乎盲叟指路,本不该见诸文字的。然而,“三驾马车”丛书付梓之前,谈歌、仁山一再嘱我务必写几句话,盛情难却,只好斗胆写了这些。好在都是老朋友了,对与不对,他们都是不会见怪的。

是为序。



录

序	郑法清(1)
年前年后	(1)
乡镇干部	(50)
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	(101)
穷县	(167)
信访办主任	(214)
村民组长	(270)
村长	(321)
穷人	(374)
后记	(424)

年前年后

往年一进腊月，各乡镇早早地就老和尚收摊吹灯拔蜡放众人回家喝酒去了。今年不行，今年上下抓得都特早特紧：县里一过元旦就把九五年的事都给安排了，该签字的签字，该定指标的定指标，该翻番的谁也不能含糊全得认下；各乡镇的头头一看县里拉出的这架式，谁也不敢把活儿推到年后去，都噌噌窜回去紧招呼。七家乡乡长李德林愣忙到那种地步吧，他家离县招待所也就二里地，在县里开好几天会他竟然没回家住一宿。其实他也不是真忙到那份上，他曾经偷着回家一次，可没想到于小梅根本就没露面，那天晚上等到十一点半了，李德林心想别再是这娘们儿跟旁人相好去了吧，一个半路夫妻，这都是没准的事，我别傻老婆等汉子了，回头一回招待所那帮乡镇长再掐咕我说我回家搂媳妇，其实我在这房子里挨一宿冻，我也太不合算了，于是锁上门就回招待所了，回去编瞎话说让

人拉去喝酒去了。往后几天会下还真忙了，主要是找县领导和一些部门的头头谈要上的项目，完后散会就踱回七家乡安排部署，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一天，琢磨琢磨差不离了，才给大院里的干部放了假。放了假人家都走了，李德林还走不了，他惦着夏天让洪水冲了的那些受灾户，他又叫上秘书老陈坐车到各村转了一圈，看看临时借住的房子严实不严实，发下去的衣服被子到没到人家手，过年包饺子的肉和面都备下了没有。一看还真行，各村基本都给落到了实处，有些灾民户得的东西比他们原来自己家的还多还好，有一个老汉披着嘎吧新的绿棉大衣，他说多亏了受灾啊，要是不受灾这辈子恐怕穿不上这好衣服。李德林说可别那么看，还是少受灾的好，各位都好好吃好好喝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来年想法子把损失补回来。有个村民说身体没问题，要是补孩子嘛，这一腊月就能种下一茬，来年旱涝保收还个个肥头大耳。这庄稼够呛，因为好多地都给冲走了，再着急也不能往石头上去种。李德林一听给老陈使个眼色，老陈心领神会跟村干就讲过年期间哪个村要是弄出规划外的肚子来，村干部们你们喝过二月二就拎尿罐子到乡里报到，咱来个全封闭学习班，夜里不许上厕所的，把村干部都说乐了。李德林说：“别乐，这可是真格的，叫你们半年不许沾老婆边儿。”

村干部们说：“破老婆子没劲，能打麻将就行，再能喝酒。”

李德林说：“喝酒？喝尿吧！”

转完一遭老陈说，李乡长你也该回家去了，我也得走了，要不然咱俩都成规划外的了。李德林一想真是的，心中不由暗

暗叫苦：他从县委办下到这七家乡当副乡长后来当乡长整三年了，原指望干个一二年就挪回去，不成想这七家乡太偏僻太穷没人愿意来，原来党委书记调走了就把李德林一个人撂在这了。李德林心里明白，要想调回县城弄个好位置，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当上乡镇一把手，所以就耐着性子等着当书记，偏偏这一阵子说要机构改革，人事都不动，结果愣瞅着一把手的位子就是得不着。还有不省心的就是李德林在个人家庭生活上是有喜有忧，喜的是按照这几年时兴的做法，各乡镇的头头都在县城盖房子，李德林也张罗起三大间，跨度都是六米半的，跟他原先住的县委家属院一间半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倒霉的是他先前的媳妇没那个命，才住上新房不到半个月，跟她们单位外出旅游出了车祸撞死了，这可把李德林坑够呛。幸亏他爱人打结婚就有毛病没孩子，这些年抱过俩都不合适又还给人家了，李德林料理完后事才得以轻手利脚继续在外边工作。后来朋友们又给撮和了一个，就是现在的于小梅，于小梅三十八，李德林四十四，于小梅是纺织厂的会计，是离婚的，娘家就在县城，人长得比李德林原来的媳妇强多了，但也看得出来是好打扮好交际的人，李德林一开始有点不同意，心想我找的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找这么一位到时候把我再甩了咋办。朋友们说现在像于小梅这样光身一个人的女的不好找了，旁的起码给你带一个孩儿来，你当后爹光拉套也得不着好，不如同意了小梅。李德林一想真是那么个理就同意了。五月节时办的事，于小梅就住进了新房，但后来下面发水受灾，李德林也没度啥蜜月就回乡下忙活去了，偶尔来县开会办事在家住

上一两宿，俩人上床看着也像夫妻，但彼此都有点生不愣的感觉，加上这次去县开会回家没见着于小梅的影儿，更使李德林心中不安，所以这一腊月忙里漏闲时李德林不由自主地就想那新房子和于小梅的事，还好一忙起来又忘个屁的了。

在老陈的催促下李德林点头说回家，老陈叫司机小黄把乡里唯一一辆破吉普车开来，又帮李德林装车。别看乡是穷乡，但到了过年的时候也断不了有人给头头送些东西，李德林还不赖呢，尽量不收礼，但牛羊肉蘑菇核桃还有烟酒都有一些，这都是明睁眼露的事，也没必要羞羞答答。李德林让老陈和小黄往车上装，又客客气气问你们用不，那二位说我们都有家里啥都不缺。装好了车都要开了，李德林跟老陈说：“我还是担心计划生育那事，那事家家是工厂人人是车间的，没人发动积极性都挺高的，过年一喝酒弄不好就麻烦了。”

老陈说：“这事防不胜防，咱也不能在旁边盯着，好在不是十天半月就生，回头有了再往下鼓捣呗。”

李德林叹口气说：“妈的，一个翻番，一个人口，弄得咱一年到头跟坐火炉子上过日子一样。”

老陈说：“过年了你就好好放松一下吧，别再想这些事了，想也那么鸡巴回事，不如不想。”

李德林说：“有时它自己就冒出来，非得让你想不可。”

小黄说：“把酒喝足了就不想了。”

老陈说：“这是个法儿。”

李德林说：“回去试试吧。”

车就开了。七家乡离县城一百多里地，都是山道挺不好

走，这乡从地名看便可知当初肯定没几户人家，要不然也不能叫七家，现在虽然比七家人家多多了，但论乡镇企业论人均收入在全县还是个末拉子。本来这二年有点起色了，但夏天发了一场大水把人给冲苦了，虽然李德林在县里硬着头皮也说了什么任务不减指标不变时间不延该翻番准翻番，但他心里明白，九五年折腾一年能恢复到发水前的水平，就烧香磕头阿弥陀佛了。可这些话还不能说，说了人家县领导肯定不高兴，自己想往县里调也会受影响，所以只能瘦驴拉糞屎赖汉子拽硬弓强撑着，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估计这么大个县不会就一个李德林这么干，山再高总有过去的路，河再深急了眼也能扑腾过去。

李德林心事重重坐在车里，隔一会儿抽根烟隔一会儿抽根烟还让小黄点着让他抽。小黄开车好几年了，对李德林家里的那点事全清楚。小黄说乡长您想啥呢大腊月的咋不大高兴呢。李德林苦笑道小黄啊你想想我心里哪有高兴的事呀。小黄说您那是高标准严格要求，其实咱们七家乡在您领导下这二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您只要往开处一想就全想开了，其实您最主要的是要……他说着说着把话又咽回去了。李德林明白小黄说的是啥，小黄说的就是要养个小孩。李德林心想这小黄呀，说那么两句话哪来那些口头语，“其实”个啥呀！还有什么天翻地覆，如今连司机都学会说奉承话了，这事最好别往下发展，回头开车净琢磨磨儿，再琢磨到沟里去，真来个天翻地覆，那可就奉承大发劲了。

李德林在乡下这么多年了，说话根本无忌讳啥，就说：“小

黄，乡长我不是跟你吹，这回打结婚我就没在家呆，儿子都耽误半年了，往下一过年就行了。”

小黄见乡长这么跟自己说，很高兴：“那当然了，要不然咋是领导呢，干啥就得像啥，咱乡上下要都像您一样，还愁翻不了番，翻十个跟斗都宽绰绰的。”

李德林听得心里怪别扭的，暗说你是说生孩子翻番还是经济翻番呢？看来要想溜须拍马还得好好学习，弄不好就叫人心里硌紫。李德林忙换了个话题，说过年咋过，和小黄又聊了一阵。后来路上的车和人多起来，有几个集市把路堵得水泄不通的，小黄顾不上说话了。李德林看着可地的过年的物品和一张张咧着大嘴笑的脸，他的心情慢慢又好起来，毕竟这几年忙的就是为了老百姓都富裕起来，甭说产生了什么感情啊什么爱心呀，那都是时髦的词儿，说归其就是看原先穷得叮当响的村民们变得富裕些了，心里就痛快。这里还有啥缘由呢，李德林自己明白，自己从小也是在山沟子穷窝子长大的，小时候能喝碗糗粥就美得不知道太阳从哪边出来，可惜爹娘死得早，要是活到现在，看着你们儿子当乡长，吃肉比当初吃红薯还方便，你们该多扬眉吐气呀！李德林想着想着眼窝子有点发潮，他忽啦冒出个念头：来年清明我弄它半片子猪肉埋爹娘坟里去让他们慢慢享受；忽然又一想不能埋还得烧，烧了故去的人才能得着吃着，可就怕烧不透烧不没，还是纸扎的啥东西燎了吧。后来他就想这事先放放吧，回家弄出个儿子来最要紧，那么着就可以把于小梅给拴住了。说来可气，于小梅他们那一大家子人本来并不很同意这门婚事，总觉得他们都是城里人，找

我这么一个乡镇干部给他们减了色似的，幸亏那阵于小梅可能是离了婚没房子又不愿意回娘家去住或者还有旁的什么原因，没大挑这挑那就应了下来，但现在看来这婚姻的基础还是不牢，非得有个孩子之后才好。

吉普车跑了小半天，终于进了县城，李德林扭头瞅瞅，群山绵绵云蒸雾绕，他真想说一声老天爷啊，你当初造这个圆球时咋就弄出这些沟沟来呀，哪怕用腚一屁股都坐平呢，也少了那么多在深山老峪里的百姓。这倒可好，七家离着县城一百多里，这县还有个三家离着二百多里地，看来过去封建社会也太可恶了，硬把那几户人家逼得跑那老远去生存，这给现代化建设增加了多大困难呀。往下没容李德林再想，车已经停在家门口。还真不赖，这回于小梅就一个人在家里呆着，挺欢喜地迎出来帮着搬这抱那，完事小黄说快过年了我也得回家了，硬是连口水也没喝就往回奔。李德林进屋瞅瞅于小梅，于小梅粉头花脸地找茶倒水，一弯腰小屁股鼓鼓的，李德林隔着窗子看院门是插上了，伸手就抓于小梅，于小梅早有准备把杯放到一边，问：“还是晚上吧？”

李德林说：“晚上再说晚上的。”就拉她进里屋。于小梅说：“等会儿，让我再看你两眼再来。”李德林笑道：“咋啦？怕弄错啦？”于小梅说：“嗯，现在都打假，回头来的是假老爷们儿，我不就窝囊了。”李德林摸摸胡茬子，指着墙上的照片：“对着看清楚啊，可能瘦点了，这阵子太累。”于小梅进了里屋，说：“太累还忙着干这事？”李德林忙说：“脑子累，这不累，这累就麻烦了。”过了一会儿把事办完了，于小梅说：“看来还没违反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李德林笑道：“你咋样？也一直闲着吧。”于小梅给了李德林一拳，说：“你快成从威虎山上下来的人了，见面就是这点事，怪不得我爸瞧不上你。”

于小梅说完了也就觉出来这话说得有点不合适，但也没办法了。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有个男的喊：“小梅，大白天插门干啥？走啊，刘厂长让你赶紧去呢！”

于小梅整整头发，对李德林说：“昨天一宿没睡觉，真没办法，厂里的事太多，你先歇会儿，我一会儿回来做饭。”穿上大衣她就走了，剩下李德林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心里这个来气哟，先骂一声于小梅他爸，这个老家伙，他还敢小瞧我！你不就是过去当过几天工商局长吗，也早退个鸡巴的了，还神气个蛋！咱们走着瞧，我要不叫你用夜壶盖上那只眼高看我一下子，我就不姓李！

李德林忽然想起刚才门外喊的啥刘厂长，他噌地站起来里屋外屋仔仔细细看了两遍，连土簸箕都看了，果然发现了几个烟头，再想找出点别的来却没找出来。他提着一个烟头看了看，是红塔山的，档次不低，也不像是扔了许多日子的。再把其他的烟头都捡起来看看，都是红塔山，看来是一个人抽的没错。李德林心想这可就有了问题了，于小梅是不抽烟的，肯定是一个男的来这抽的，这可是啥来着……对！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在前面带着老百姓苦干实干，你们在家也真打实凿地干啦？他妈的……还不错，过了一会儿李德林又冷静下来，暗暗跟自己说别急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万一于是小梅他爸或他哥来抽的，咱又能说啥？还是继续往下观察吧。不过，看

来当务之急的事是啥这回是彻底弄清了，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调回来，要不然费劲巴力地盖了房子给不忠于自己的娘们儿和她情人啥的使用，自己不成傻小子了嘛！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李德林走在县城街道上，不知怎么就想起鲁迅有一篇小说开头有这么一句话。他想这话真是不假，别看有元旦新年，那不叫年，那就是比星期天多歇一天事，在乡下呢，老百姓根本就不过。乡下老百姓一年就过三个节，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按老百姓的话说是五月五八月十五和过年，前两节都是在忙活的时候过，也就是吃顿像样的饭，就是这大年在闲时候过，可以不分黑白地尽情吃喝玩乐。李德林虽然在县城里工作过多年，但这两年毕竟是在七家乡的时间长，七家乡政府所在地就一条街，土啦咣叽的车一过卷得对面看不清人，往各岔沟里一走空气是好了，但也见不到多少人。要那么说计划生育就不难了，不是，是说现在在地里根本看不见几个做庄稼活的，你也弄不清人家什么时候该耨的耨了该蹚的蹚了，还有就是年轻人往外去打工的人多，到村里开会也净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县城这街上可好，到这个时候都是提兜子拎包买东西的人啦，而且年轻人都穿着贼时髦的衣服，美不滋滋地逛。今年腊月一个雪花也没掉，天蓝蓝的像块水冲后的大玻璃，白亮亮的日头在上面一悬，就耀得街上像通天大道一般，叫你心里啥烦事都没了似地那么舒服痛快。李德林深深吸了口气，冷不丝地一直钻到小肚子里，他自言自语道：

“唉，还是县城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呀……”

这话一出他心里就更痒痒了，他急急忙忙就奔县委去了，进县委大院就直奔组织部。组织部在新楼二楼，一楼是县委办公室，李德林就是从办公室走的，所以到这就跟回娘家一样熟。不过今天这楼内腥乎乎的跟鱼市的气味差不多了，看来是刚分了带鱼，而且这带鱼不怎么新鲜。办公室的秘书小丁正在楼道里捆鱼呢，小丁原先和李德林坐对面桌，抬头见是李德林，小丁忙站起来抬抬手：“哎哟，你回来啦，这手也没法握。”李德林说：“这带鱼味儿可有点不大对头。”小丁苦笑道：“凑合吧，党委机关能分点鱼就不赖了，哪比得了您大乡长。”李德林想起这二年里小丁曾给自己打几次电话告诉上面的动态，就问：“年货置办得咋样？”小丁晃晃脑袋说：“别提了，我媳妇厂子一分钱不发，我这还是调资前的工资百分之六十，我还能置办啥年货……”李德林听得直想叹口气，后来一想我替旁人难个屁受，乡里不也是一年没发工资，一直到腊月十五东敛西凑的才能补上百分之八十。李德林问小丁：“真是百分之六十？领导也这么些？”小丁说：“数都是那么个数，可人家领导的含金量和咱不一样，我二块顶不上一块，人家一块能顶一百块。”李德林毕竟也是领导，就笑了：“可不是像你说的，到街上买东西，都是认钱不认人。”小丁把带鱼捆好拎起来：“完啦，官官庇护了，我不说啦，说这些不好，你这是上哪？”李德林说：“去组织部。”小丁朝四下瞅瞅，见楼道人来人往的，就拉李德林到了个没人的屋里，关上门说：“重要消息，重要消息啊，机构改革，要免下去一批老的，机会难得，赶紧去找。”